

炮火的洗礼

種一第書叢小喊吶

炮
火
的
洗
禮

著 盾 茅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廿一版

實價五角

吶喊小叢書第一種
炮火的洗禮

著者

茅盾

盾

發行人

吳文松

文松

松

發行者

文化生活出版社

桂林東江路四十四號

有著作權

禁止翻印

目次

站上各自的崗位·····	一
寫於神聖的炮聲中·····	三
街頭一瞥·····	五
炮火的洗禮·····	八
今年的「九·一八」·····	一〇
光餅·····	一二
內地現狀的一鱗一爪·····	一四
三件事·····	一六
「孤島」見聞·····	一八
還不夠「非常」·····	二二
憶錢亦石先生·····	二四
「戰時如平時」解·····	二六

記兩大學	二八
非常時期	三〇
追記一頁	四三

站上各自的崗位（吶喊創刊獻詞）

大時代已經到了。民族解放的神聖的戰爭要求每一個不願做亡國奴的人貢獻他的力量。在這時候，需要熱血，但也需要沉着；在必要的時候，人人要有拿起槍來的決心。但在尚未至此必要時，人人應當從容不慌不迫，站在各自的崗位上，做他應做的而且能做的工作。

我們一向從事於文化工作，在民族總動員的今日，我們應做的事也還是離不了文化——不過是和民族獨立自由的神聖戰爭緊緊地配合起來的文化工作；我們的武器是一枝筆，我們用我們的筆曾經畫過民族戰士的英姿，也曾經描下漢奸們的醜臉譜，也曾經喊出了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同胞的憤怒，也曾經申訴着四萬萬同胞保衛祖國的決心和急不可待的熱忱，而且，也曾經對日本軍閥壓迫下的日本勞苦大眾申說了他們所應做的事，寄與了兄弟般的同情。

這都是我們所曾經做的，我們今後仍將如此做。我們的能力有限，我們不敢說我們能夠做得好，但我們相信我們工作的方向沒有錯誤！

中華民族開始怒吼了！中華民族的每一兒女趕快從容不迫地站上各自的崗位罷！
向前看！這有砲火，有血，有苦痛，有人類幾滅人類的悲劇；但在這砲火，這悲劇，這悲劇之中，

有光明和快樂產生，中華民族的自由解放！

只有爭取獨立自由的中國，纔能保證東亞的乃至世界的和平。同胞們！認識我們的劣勢，偉大的使命！被壓迫的日本勞苦大眾，被驅遣到戰場來的日本士兵們，也請認清了你們的地位，堅決地負起你們自己解放的任務，讓亞洲兩大民族達到真正的共存共榮！

和平，奮鬥，救中國，我們要用血淋淋的奮鬥來爭取光榮的和平！同胞們，站上各自的崗位，向前衝！一百二十分的堅決，一百二十分的謹慎！

(二十六年八月十六日夜於隆隆炮聲中)

寫於神聖的炮聲中

我讀過小泉八雲的著作，我覺得日本和日本人有很多可愛之處。

我在日本住過半年，我對於日本民衆的勤奮耐苦，有組織，守秩序，更是由衷地讚美；但我也看清了日本的統治階級怎樣用軍國主義教育麻醉毒害那些善良的日本民衆，並且爲了準備他們侵略的武力又怎樣壓迫擄取那些良善的日本民衆，我於是更加憎恨帝國主義的日本及其統治階級！

在上海虹口公園，我曾經默坐着看幾個日本兒童堆沙遊戲。他們那活潑天真的動作，使我愉快；但當我看見了他們座的沙乃是一具坦克車的模型而且把一根小棒插在上面作爲砲身的時候，我就厭惡這些日本兒童，但也可憐這些天真的可是已被日本統治階級的軍國主義教育所毒害的日本兒童！

我是一個所謂文化人，我知道文化的發榮滋長，需要和平的環境，但更需要獨立自由的精神。個人從事文化事業時固然如此，一個民族發揮其才智對世界文化作貢獻時，也是如此。因此我憎恨戰爭，也憎恨專制政治和侵略的帝國主義。但是爲了爭取獨立自由，我無條件地擁護個人對環境的，民族對外來侵略的戰爭。中國民族現在被迫得對日本帝國主義作決死的戰爭，我覺得是無上的光榮。

現在半個中國已經響起了砲聲。這就是中國民族求獨立自由的偉大的怒吼！我們願意流盡最後一滴血，但我們所得的代價將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崩潰和中國民族的解放自由！只有漢奸以及日本一樣的帝國主義國家才反對這正在展開的神聖偉大的戰爭！

在今日，大砲的吼聲就是中國民族要求獨立自由的最具體的表示。這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喪鐘，但也是被壓迫被麻醉被驅遣來中國作戰的日本民衆和士兵的警鐘！我們的戰爭負荷着解放自己和促進日本民衆掉轉槍口以自求解放的雙重使命！這兩個使命達到了其一時，其又一也必定完成！我以幸生於今世，作爲我們民族走上神聖的歷史階段時微末的一份子，而且將與我們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下的日本民衆站在同一戰線上，引爲莫大的光榮！

（八月十八日晨）

街頭一瞥

市商會通告各商店即日開市。

噫，開市了。然而南京路以及其他各路却活現着一付尷尬的「市容」。大多數商店的大玻璃櫥窗，平常是爭奇鬥艷的，此時却都釘上了毛胚白木板，甚至還用了雜色的不知從什麼地方採下來的舊料，好像一些披着麻布袋的叫化子。

究竟因大公司以及其他頭等商號這證據，沒有措上那倒楣的「麻布袋」，只不過少開了幾個門。

幹麼要釘上那裝木板呢？有人告訴我：防流彈。然而當真來了流彈的話，我很疑心那些薄脆木板未必能擋得住。

又有一說：恐防難民搶劫。這話也許道着了釘木板者的心理。可是我一聽這話，忍不住打了個冷噤。難道這「難民」比於「安全地帶」的商人竟能設想到我們的遭難的同胞會如此糊塗？

我憎恨這樣的釘木板的動機！

然而釘木板的傳染病却在蔓延，甚至一家小小的理髮舖也不三不四措着幾根木條子。

黨政機關，地方團體，工部局，各日報，都已經再三警告市民們：切莫擁集在街頭看飛機。然而各馬路旁依然擠滿了看熱鬧心理的游手好閒之徒。

是的，我要直呼他們是游手好閒之徒！從他們那無目的的步子，從他們那嘻嘻哈哈的嘴臉上，從他們那看跑馬似的望着敵人的高射炮的煙圈的神情中，我要直斥他們是游手好閒之徒！然而他們也是我們的同胞呢，我想着真難過。

突然他們又都紛紛亂竄了，像一羣受了驚的麻雀。誰也不知道爲什麼。跑了一陣又立定了，依然又像散兵線似的佔領了人行道。剛才爲什麼亂跑，已經忘記了，好像剛才跑得那麼慌張的，並不是他們自家。

然而有時候他們跑的原因却也容易明白：那是因爲實在擁擠得過份了，有巡捕作勢揚着木棍來了。

一輛黑膠汽車噠噠地駛過，一塊鋼板護在車頂上，三角用繩繫住。只是普通的麻繩，顯見這樣的裝置是急就章。「一定是什麼辦大事的人坐着到前綫去的罷？」——我這麼想，想從那車の後窗望一下。看得清清楚楚，車中是兩位女同胞，燙得極講究的頭髮，頰上胭脂，其色火黃。而烏黑閃光的車身也絲毫沒有風塵之狀。

啊啊！漂亮的太太，小姐！您既然怕吃流彈，何不「無事家中靜坐」啊！

這兩位坐在鋼板護頂的汽車裏的女同胞，大概沒想那所謂「禁界」若要不是荒涼若墟，就一定紛紛亂亂像如失火之戰場吧？可是我已經親眼見了不是這樣「市面」自然冷靜些，但街上並沒有那壓迫的學校大戰的臨人你也能感到恐慌，但更多的味兒是鎮靜嚴肅！有一位今天到上海的朋友說：「在四馬路上，感不到戰時的氣氛；在南京路上，感到確是不平常了，但又不像戰時應有的氣氛；只有在所謂禁界內，這才有了更當的戰時景象。」這話，值得我們想一想。

滬東大火，自日寇空襲，戰士們出生入死，喋血市街；然而在蘇州河以南的特一區、特二區的中國同胞們大多數又是那樣我們怎能禁得住不傷心，然而失望麼？決不！這只使我們更認清了一點：民衆的組織和教育工作實在不夠，舉起快努力不可！

生聚長安，痛哭歌哭於特區的一般市民，在性格上大概也有點特了罷？但願三天的砲火能夠燒淨了這「特」，然而鍛鍊出當此大時代中做一個中國人應有的胆識氣魄！

炮火的洗禮

我遇到了許多的眼睛，都異樣地睜得很大：

這裏雖然有悲痛，但也有鋼鐵似的冷光；有忿怒，但也有成仁取義的聖哲的堅強；有憎恨，有焦灼，然而也有「余及汝偕亡」的激昂。

這都是十天的惡戰，三日夜遼東區的大火，在中國兒女的靈魂上留着的烙印，在醞釀，在鍛鍊，在淨化而產生一個至大至剛，認定目標，不計成敗，——配擔當這大時代的使命的氣魄！

惋惜着悲憤着遼東區的精華付之一炬麼？不錯，那邊有我們同胞血汗的結晶，有我們民族工業的傑作，我們不能不悲痛。但是敵人的一把火燒得了我們的廬舍和廠房，都燒不了我們舉國一致的抗戰的意志，敵人這一把火，痛不過千萬顆心鑄成一個至大無比的鐵心了！

不錯，那裏有我們同胞血汗的結晶，有我們民族工業的傑作，然而那邊也是敵人的巢，也正是敵人擊得最慘的巢。那三日三夜的赤焰是敵人的惡火，然而也是我們出地獄升天室的淨火。在砲火的洗禮中，敵人的惡火洗淨了我們民族數千年來專制統治下所造成的缺點，也該不斷的砲火洗淨了我們民族百年來所受帝國主義的侮辱。

古老的偉大的中華民族，需要在砲火裏洗一個澡！

大砲對大砲，飛機對飛機，我們有我們抵抗侵略的牙，抵抗侵略的牙！尤其因為我們有砲火鍛鍊出來的決心和氣魄！

四萬萬人堅決地沉着地接受砲火的洗禮了！四萬萬人的熱血，在寫出東亞歷史最偉大的一頁了！無所謂悲觀或樂觀，無所謂沮喪或痛快，我們以爲道者的精神，負起我們應負的十字架！

（八月念三日）

今年的「九一八」

又是「九一八」到了。但今年的「九一八」和以往的五個「九一八」大大地不同，今年，全國已經燃起了爭自由的烽火！

今天我在救亡日報上讀到了趙銘綱的「悼同學閻海文」。八月十七那天，我們三架飛機去轟炸敵人的海軍陸戰隊司令部——「一二八」以後敵人苦心經營豎立在江灣路上那個堡壘，冒着敵人高射砲的密集射擊，我們三位飛將軍投彈和炸，不幸有一架中了敵彈，機中的勇士使用降落傘跳落，然而不幸落下的地點正在敵軍陣地，敵軍蠢擁而前，將加俘獲，可是我們的勇士拔槍大呼，連射殺了十餘敵軍，留下最後一彈，打進自己的頭顱。這位勇士是誰？便是閻海文！

他是遼甯人，他自「九一八」以後了整整六年的氣，今年始得一吐！他的神勇震破了敵胆，他的壯烈的犧牲為我民族增添了萬倍的光榮！

他是東北人，我又讀過軍政機關發表的我空軍擊落敵機的統計，其中不少東北的英雄。我又想起了「九一八」那時因無抵抗而失陷的東北空軍，但六年後的今日，請看我們的空軍報仇雪恨！

在甯口，在天鎮大同，在馬廠，在羅店，楊行，吳淞，中華民國戰士的英勇壯烈已經震驚了全世界。萬

千無名英雄的血，在滋養，在帶着民族自由之花！六年的光陰畢竟沒有白過，六年來我們的武力有了長足的進行。

但是在民衆組織民衆訓練上，六年的光陰却過得沒有滿意的代價。漢奸多如毛，一般民衆差不多談虎色變了，而前方浴血的將士也感到民衆與軍隊缺乏聯系，削弱了軍隊抗戰的力量。

惟有持久戰可以制勝敵人，惟有把民衆嚴密組織加緊訓練然後可以持久戰。這是沒有人懷疑的人。問題只在有沒有決心去做。

現在急起直追，也還不遲，雖然六年的工作已經錯過了。希望今年的「九一八」將是一個嶄新的「九一八」；從此它不因循遲疑地來組織民衆，訂定切實有效的方案，不事外表，不關門，力求民主化，——從此使得全國民衆在嚴密的組織下，在統一的指揮下擔負起救亡的任務，做軍事的後盾，能團結的「九一八」將永遠過去了，從今以後的「九一八」就是民族自由解放紀念碑的「九一八」！

（九月十六日）

光餅

今年「九一八」紀念，提倡吃光餅；提倡的用意在以示與士卒共甘苦。所謂光餅，據說是依照明朝打敗倭賊的戚繼光將軍所發明的軍糧而加以改製的，現在前綫戰士們的乾糧，主要的也是這種改良的光餅。

此種改良的光餅，也許始於此次滬戰罷。然而我也聽了今年暑期的集訓學生說，他們在營時也喫過叫做光餅的乾糧，很大，喫下去頗能耐飢。我們家鄉也有一種小小的甜餅，頗鬆脆，幼時見賣此餅者常以繩貫之，如一串錢。這也叫做光餅，而且記得也像與戚繼光有關；因為明末倭賊侵擾，我們家鄉也受其害。此三種光餅是否即為一物，那可不知道了。

但我想起另一件事。前時敵軍被困於羅店，頑抗多日，民衆初以為「圍」者乃四面不通風之謂也，懷疑這些鬼子們何以不會餓盡，何以那樣纏得起餓。有人以為日本人科學高明，一定發明了一種體積小而營養分極足的乾糧，所以羅店被困之敵居然拖得下去。自然，體積極小，而營養分極足的乾糧不是不可能的，但價值一定很大，日本軍士雖團足衣食，但未必有病人用的食品來作乾糧，且能支持到十多天罷。至於又廉價又耐飢而富於營養的乾糧，則日本人雖自詡科學發達，恐怕還沒神

化到這步田地罷。但不管怎的，當時我們民衆均頗駭然於羅店被圍，日軍之竟能久守了。

後來方知道圍缺一面，小川沙方面至羅店有一孔道，本爲我軍截斷，羅店圍中的日軍之喫呀喝呀，都是源源由江中日艦而來，毫無神奇可言，而此一孔道之仍被私通，又全仗江中敵子發日艦大砲之威力。吓原來仍不過仗着炮多，且又不用浪費彈藥而已。這是小事，然而當時日艦之延擱，且造作神話似的解釋而觀，亦可見漢奸們培養佈散既久上廣，而「恐日病」，似乎隨時隨地會小小發作一下。

(九月十七日)

內地現狀的一鱗一爪

近來常常接到內地的來信了，信中所言，其實也只是這個非常時代的一些平凡的瑣事，但因是一地一人所寄的信，倒也藉此可見內地的一般情形。

消息隔膜，是許多來信中一致訴苦的。「此間謠言甚多，到底上海打得怎樣？」——這是照例每信的開場白。他們或者有當地報紙可看，或者雖然慢些也可以看到上海報或南京報，乃至每天的中央電台廣播報告也可以聽到，然而他們總覺得未明真相；他們不大相信報紙和廣播報告；因為當地的謠言把他們弄糊塗了。至於一般民衆，則信謠言甚於報紙，往往自驚自擾。

在消息隔膜的苦悶中，自然也有不少深刻的詢問。例如：「中央在政治方面有什麼行動？民衆運動的開展有沒有具體的方案？我們要做抗敵工作得不到領導？」他們問當地的抗敵後援會，問黨部，都得不到具體的答覆；他們以為住在上海的人一定比他們知道得多些。

這些來信也講到當地的情形，——自然只是些平凡瑣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相距不過五六十里的兩個地方，空氣會很不相同；說是後方呢，同是後方，然而一則充滿了戰時的緊張和嚴肅，又一却依舊瀰漫着「太平」時節的鬆弛麻木。

三件事

好多天以前，有一位住在內地的朋友寫信來告訴我一件奇事：說是有一架敵人的飛機因機件發生障礙，被迫降落在南豐鄉野，敵機師正在修理，却被鄉下人見了，圍前近觀，敵機師搖手令退，鄉下人於是奔告警察，警察來了，警察是有槍的，却不敢放，也不敢近前，終於讓敵機修好，從容飛了去。

這件事確實與否，我不知道，然而我想來是可能的。這叫人生氣！

隨後我又在抵抗十二期杜重遠先生的通訊錄過太原裏看到更爲驚人的奇事：「某日，有一敵機被山砲打中，飛出十數里即行降落，村人向未見過飛機，羣來爭視，最初敵人不許，嗣後敵人將機身修理妥當，乘上飛機時，機身不動，乃勸令村人爲之推轉，直至飛行而後止。」

這件事，真叫人看了啼笑皆非了。

但最近的中報上却也載着一個消息：「昨晨（九月二十七日）十時四十五分，有敵轟炸機一架，飛至涇村路邊，於破石王店兩站間偵察，因機件發生障礙，被迫降落於距破石約六哩之大殿廟鄉間。駕駛員等三人，正在設法修理時，被我鄉民發現，糾衆前往，敵遂拔槍向衆亂射。鄉衆以手無寸鐵，即四散馳報我駐軍，返時，駕駛員等三人已逃逸，現正搜緝中。至該機尙屬完好，發動機上有「十四」兩

字樣，機身留有炸彈兩枚，機內有機槍兩架及降落傘一具，上有「折疊證〇二〇八」等字樣，現已由駐軍看管云。

這件事，才是戰時應有的常態！

（二十六年十月一日）

人之機炸沉敵人之軍艦，不但「天道好還」而且非常上算云云。

和活捉「松井」同時，又有因大公司發售「勝利預測券」的傳聞。這不知從那裏來的謠言，頃刻佈滿了全市，所謂「勝利預測券」一張票面一元，如果在一月之內中國軍隊打回上海，就照票面十五倍（或云廿倍）贖賞，否則「拉倒」，愛國而兼發財，本來最合上海一般市民的「理想」，所以頃刻之間就人人相告語了，但是有人打電話到國大公司去問，回答是並無此事。

我不願意作苛刻的批評，我知道，即使是某幼稚的謠言，發始者與傳述者都激於愛國的熱情。但是，看到許多人對於「活捉松井」一說之舉動，我不能不想到我們高喊「長期抗戰」雖已四月之久，而長期抗戰之意義許多人實在尚未瞭解。最近我在某處住，這裏是自由職業者的公寓（章程上如此說），寓客都是萍水相逢，但知識水準都相差不多，在閱報室裏每有多人同談國事，因為各種職業各省市籍貫的人都有，所以談話的資料相當豐富，他們是了解「長期抗戰」的意義的，但是各人述說了各人所見所聞，可嘆可恨可悲的種種事實以後，一層陰影就掩上他們的心頭了。有一位五十左右的嘉屬人，雖然說「貪官污吏不除，土豪劣紳不除，沒有法子再振作士氣，激厲民心」。

這位可敬的先生是明白如何始能長期抗戰的，然而他是悲觀論者，他覺得中國這樣「六」貪污土劣又這樣多，而且又是這樣互以勢力關係牽連結託，所以要「辦」，要「除」，實在也沒有辦法。敵軍遊行公共租界那天，這位先生從外歸來時就氣憤憤說：「看熱鬧的人還是那麼多」一個

人也不出去，讓他請走是來，示威言大門口，多說中國沒有救吧，然而那裏多人擠在那裏看，常常看大男與女比是，我……

我不……

中……

但是「孤島」上……

還不夠「非常」

如果說一代的人，應該出現在這「非常時期」的各種刊物，也應該編撰出在此時此地的生活狀況，我敢說這刊物請的一定不能夠。我們請我的生活一定比我現在區域更廣，還要「非常」與，這刊物請的一定不能夠。我們請我的生活一定比我現在區域更廣，還要準備武裝的長城，而我們請我的生活一定比我現在區域更廣，還要熱，然而「非常時期」的熱，不是太平景。

如果單看了我們現在各種刊物，誰也要有這樣的熱，但實際上，我們現在的生活還不夠「非常」，這是直說我們有反省的！

另一方面，如果說一代的人，應該出現在這「非常時期」的各種刊物，他們請想我們大多數民衆在這時刻應有的苦，我敢說這刊物請的一定又不能夠好。我們還沒有把南方後方大多數民衆在這次抗戰中所受的直接間接的痛苦，真正徹底地加以紀錄。北方南方遭受與火的每一個人都可以說出一段血淚，——敵人的兇殘，我們的無組織，貧苦士勞的借戰事加緊剝削，——然而我們的文藝，截至今日為止，尚沒有充分的有力反映，這又值得我們文藝工作者痛自策勵的！

還不夠「非常」還是我從八一三以後，從旅行到過長沙漢口南昌而今日又到了廣州以後時在念的痛處！但時代是一天天更加進入「非常」了，讓我們的生活和工作趕快更加「非常」起來罷！

（一月五日於廣州）

憶錢亦石先生

記得是去年九月二十左右，錢亦石先生約我到上海西藏路的一個旅館內，和二十多位相識的或不相識的朋友談話。那時錢先生接受了張發奎將軍的委任，組織戰地服務團，將赴嘉湖一帶工作，那二十多位朋友或是錢先生邀集去工作的同伴，又因我是嘉興人，所以叫我去和他們談談嘉湖一帶的風土人情，給他們工作的一點參考。

這是我與錢先生一生交誼中最後的一面。然而那時誰也不會想到這竟是最後一次了。錢先生的儀容，宛然在我眼前：不怎麼高，然而石質塔似的穩重；方臉，因而高的眉稜，眼神和嘴巴雖不笑時亦嚮然使人親愛，口音沉着，略帶些湖北腔，我未嘗見過他疾言厲色，然而他的不快不慢，鎮定而有條理的談吐，無時不給人以嚴肅之感。這是神經因而而磨練愈堅真的象徵。他今年不過四十多歲罷，像他那樣的人，熱血而又沉着，不從那一點一滴不從那沒完「毒」的。他那晚送我出那旅館時，我還對他說：「不久我就要回家鄉去了，我的病……」錢先生聽了，竟那陣那料得到未及一月我即歸家無路，而錢先生竟不……」

民族的危機到了嚴重關頭，民族需要像錢先生那樣有過無數鬥爭經驗而且從鬥爭中獲得正

確認識與堅韌高性的工作者。隨着抗戰的開展，我們已是不見無敵者的年青的戰士上陣頭來了，然而我們依然覺得錢先生之死是救亡工作第一項不可小的損失！

錢先生是十月辰到上海就醫的。那時全國抗戰已趨於失守。上月初，我過蘇州，這使得那邊的朋友說：錢先生快要來粵，轉赴浙東，浙東大概那時候錢先生的病會有一度起色罷！所以現在讀了報上的噩音，我覺得不大願於相信似的。我知道錢先生是在病中，一定不忘祖國的危難，一定是看報的；我們猜想得到，病中的錢先生是知道的愛國熱誠。十一月月中旬以後，敵人封鎖消息，上海各報的記載，橫受無理的手澤，病中的錢先生到了，一定是如前所說的，錢先生患的是痢疾，痢疾何至於不起？然而竟告不治，這不能不說是錢先生病中心情悲憤與亦有關係。他雖死於病，但誰本來求濟，也可以說是死於敵人之手的。

我不知道錢先生臨死之時有何遺言，但我相信他最後的一念一定是救亡工作的未來，我又相信他一定也與敵人封鎖消息不得睜知我們全國同胞之如何苦撐苦鬥，與敵拚死命而感得沉悶，彌留之間他一定不大放心，但是我們敢請錢先生們，你放心吧！罷！抗戰到底，是既定的國策，萬萬千千的後死者踏著鮮血而踏在前邊，不把敵人驅逐出去，是決不罷手的，你可以放心了！

「戰時如平時」解

自然是自平月以前了，在官邸那條街上，紙第一幅是自然刊登京報場我軍退出關北固守滬南的大炮，街頭是燕窩，皮，虎骨，去面，黃連又是安神的，對對的情侶站在洋貨店櫥窗前品題那陳列著貴得可畏的洋貨，旅箱裏是冠蓋的空氣，自流行，烏烏聲如機關槍，阿芙蓉味如催笑的瓦斯，呵呵，那時一切都如平時，只有警察來了時滿街行人亂竄，才有點戰時的味兒。不知在那個街角上，看見一條標語：「戰時如平時。」我吟味著這一句用意深湛的句子，然而現實告訴我什麼都是平時，只有逃警棍才是戰時！

這回是再來了，旅館的房間內貼着一張紙，「北平政府命令，在此國難期間，各旅社應嚴禁三項：（一）打牌，（二）叫局，（三）鴉片。」哦，到底「平時」不過的場所也來了戰時街頭呢，自然亦有女如雲，但首都移北的新開張的市招，特別是一家叫做「流亡小商店」者，點綴其間，頗有點火藥味兒。自個兒當心裏說：「呵呵，這回是戰時與平時搗了手，所謂戰時如平時，對毋同此？」

然而人並不大能知道的。響應國際反侵略大會宣言的白子，我若見揚旗鼓口號的隊伍在街上走，看見街頭時有演講隊，我以為這樣的「戰時」氣氛大概也是與平時搗了手的，可是後來

記兩大學

忽然在報上看到了敵機轟炸國立湖南大學和清華大學長沙分校的消息，十分驚心，又十分憤怒。

這兩校都是在獄麓山的，與長沙市僅隔湘江一衣帶水。清華的長沙分校是農科，動工建築在抗戰以前，去年十月我到長沙，曾在獄麓山高處俯瞰這校舍的全景，那時尚未完工，聽說正在日夜趕築，現在大概已經完成了罷，然而作為臨時大學的一分子的清華學生却已西遷昆明，獄麓山腳的巍巍新屋大概是暫時空起來了，可是終於也逃不過蓄意摧殘我們的敵人的魔手。

湖南大學以前是湖南境內的最高學府，在今日，因為臨時大學西遷，湖大仍是湖南境內最高的學府；今春敵機襲擊長沙以後，湖大是西遷了，但湖大依然在原地開學，且已為流亡青年在華中所能得的唯一的轉學借讀之所。兩個月前，黃河陣線頗覺吃緊的時候，聽說湖大當局準備於高一之際，遷往湘西，現在前線反攻勝利，方幸湖大可以始終不動，屹然為華中唯一學府，給東南戰區裏流亡出來的青年就近得一求學的機會，却不料敵人摧殘文化的魔手始終不肯稍寬放過！

獄麓山是長沙近郊一名勝，山上除了兩大學外，惟有農舍，惟有墳園和廟宇，所以敵機的轟炸無

非是蓄意摧殘我們的文化機關罷了。

中國的民衆將永遠不忘記這新添的血債！

非常時期

——十月五日的上海西站

這天下午三時，上海西站沸騰着無數的行李和無數的旅客，站內，平時是旅客們候車的地點，這天在「候」的，却是堆到天花板高的箱籠和鋪蓋。

「昨天掛了牌的行李，越堆越站裏呢。」——「喏，那邊，你看今天的麼，明天後天，說不定那天能裝出。」

月臺上一個「紅帽子」大聲對一個旅客說。

這天是陰天，一列列電車又緊挨着月臺，幾盞電燈放射着蒼白的光亮，其實，光亦不弱，然而人們總覺得昏花。這天空氣中太多的水分，加之太多的人們喘出來的汽，大概已經在月臺上凝佈成霧罷？看月臺頂的電線，像雲霧隔了一層霧。

一盞盞時鐘燈像一顆火黃色的牛奶柿，掛在一張飯桌上，這是臨時的寫行李票的辦公處。圍着這辦公桌一圈的，是「紅帽子」，也有旅客。這一圈子以外，行李，運行李——不是運鐵閘車而是進

站的手車，川流不息地在往來，在跳躍。

「上西站」確是進入了「非常時代」；「上西站」平時清閒慣的，這天（自然不僅這一天）飽和着行李和旅客，也飽和着各種各樣的聲音，人們對話，非粗起了頓子是不行的。

「上西站」這天有稅關的職員的臨時辦公處，檢查行李，給報運的貨物開稅單。「上西站」這天有路警和憲兵在留心漢奸。

這天的「上西站」飽和着各種各樣的聲音了：頂空，有敵人飛機的聲音，遠遠傳來的，有嘍聲，敵機投彈的轟炸聲，甚至卜卜的機關槍聲；站外，指定的狹長地段上，有着無數候車的旅客們的嚷嚷聲，——爭執，抱怨，等得心焦時無目的的信口亂談，小孩子的啼哭，還有，警憲維持秩序的吆喝聲。

這天從早上起，大砲和機關槍的吼叫到處可以聽得；從早上起，敵機數十架輪番轟炸，三架一隊的敵機幾次從西南來，掠過「上西站」頂空，有時且低飛，隆隆的發動機聲壓倒了「上西站」的一切嘈音。

大約四時半罷，三架一隊的從東北來，（那邊是牠們轟炸的目的地，）低飛了，直向「上西站」。月臺上忽然響地響起了幾聲警笛。站外，立着「持有京滬車票者在此集合」木牌的狹長草地上，就捲起了恐慌的騷動；女人們抱着孩子們站起來了，人們在這時方知候車的「婦孺」竟是這樣的

「坐下，不要動！」路旁和窻兵們高聲叫着。

於是不動，動也沒得動。在「不動」中人們重新記起了這是「禁兵警戒區域」敵人的炸彈大

概不至於在此處投。

在「不動」中人們看着三架一隊的王頭上盤旋一匝，復向北去，又看見另一隊橫掠而過，於是，

猛聽得轟轟兩聲，使得坐下的草地也震動以後，人們看着東北方沖起了幾道黑煙。

「持有軍票者」集合隊伍的尾巴不覺地更加長，——增援的，不止是人也有這些人們的

家當包裹，竹箱，綢袋，乃至洋鉛桶中裝着碗盤，小飯鍋，這是「家當」不是一行李，所以牠們的主

人們只想隨身帶着走，不去「掛牌」做行李。一羣也整裝中，這一行列在進月臺了，蠕動着，像一條受

傷的蟲。遭一行列，其中十分之八的人們都有一件「法寶」——牠們各身的「家當」的馬擠或

木棍，這時卻不能挑，都聚將起來，步給似的高聲喊着，慢慢地前進。

天。行列中有一男一女，女的抱了個不滿週岁的孩子，男的帶一只木箱，裏面是工具，——他是木匠。

他們沒有小包裏，也沒有破竹箱，那口工具箱便是他們全部的家當了罷？

另一個中年男子，長袍，油膩的馬褂，老鼠的眼睛，和老鼠的鬍鬚，肩頭抗着個衣包，手裏提着小綢

籃，籃裏極極又又不知是些什麼，都觸角似的伸在籃口之外，他這些觸角，老碰着別人，但他老在那裏

怪嫌別人碰了他。

……手電的光柱忽然停留在一點上了，圓圈裏現出三個漢子，蹲成一堆，用皮箱當作飯台，有幾個紙包，——該是什麼牛肉乾，花生米之類，有高梁酒罷，祇一個瓶，套在嘴唇上，三位輪流。

和路軌並行的，是銀灰色的一泓，不怎麼闊，鑲着蘆葦的邊兒。青蛙間歇地闐闐地叫。河邊一簇一簇的小樹輕輕搖擺。

「如果有敵機來，就下去這河灘邊小樹下躲一躲罷？」有人小聲對他的同伴說，於是仰臉望着灰茫茫的夜空；而且，在肅然翹望的一二分鐘間，他又回憶起列車剛開出「上西站」時他所見的景象：那時夜幕初落，四野蒼蒼，車廂裏僅有的一盞電燈也穿着黑紗的長袍，人們的面目瞧不清，但隱約可辨豐滿胸脯細長身腰的是女性，而小鋪蓋似的依在大人身邊的是孩童；被「黑紗的長袍」所罩住的電燈光落在車內地上，圓渾渾的，像是神們頂上的光團，有人個着身子就這光團閃閃讀什麼——也許是抵抗；忽然旅客們三三兩兩指着窗外議論紛紛了：東方的夜空有十多條探照燈光傘形似的開張着，高高低低的紅星在飛舞追逐，——據說，這就是給高射炮手帶路的信號槍，車輪勻整地響着，但高射炮聲依然聽得到，密密地，像連綿的春雷一樣。中國空軍襲擊敵人根據地楊樹浦，仰首悠然回憶的那位年青人，嘴唇邊掠過一抹微笑。

近來中國空軍每夜來黃浦江邊襲擊，敵人的飛機不敢起飛應戰，却到內地各處去濫施轟炸；但依據敵機暴行的「統計」看來，沒有星月的晚上牠們也還是不大出巢，也許是爲此罷，這臨時待車

處的路軌兩旁並沒鋪設怎樣嚴格的一燈火管制。」路警和憲兵們雜在人堆裏，有時也無目的地打着手電，縱橫着青光，一條條。

草間似乎有秋蟲也在叫。雖不怎樣放縱，却也永無片刻靜定的人聲，凝成了厚重的一片，壓在這夜的荒野深處，平澗的背脊前，有幾點螢火忽上忽下互相追逐。然而有特大的一點，金黃色的，忽左忽右地由遠而近，終於直向路軌旁的人羣來了。隱約辨得出這是一個人提着燈籠，但卽在這一剎那間，這燈光熄滅了。可是人們還能感覺出這人依然直向這邊來，而且加入了這裏的人羣，在行列中轉動，像一個陀螺，不多時，連他的聲音也聽到了，急促然而分明，是叫賣着「茶叶蛋」「滾滾白米粥。」

這位半夜的小販，大概來自鄰近的村莊，那邊有金色的眼睛，睜開睜開的，大概就是那不知名的小村莊。聽說爲了「抽厘丁」也爲了「拉伕」，有些三家村裏，男子都躲避起來了，只剩下女人們支應着內戶。也許這位「半夜的小販」還是個女的罷，然而列車剛過了松江站時，車上突然湧現出大批的肥生意的挑夫却是壯丁。他們並不屬於路局，他們也是所謂戰時的「投機者」，但據說要鑽謀到這瘦弱的一條「當面想當的」省城。

首一高而矮一的路警，眼睛睜得圓圓的，這是不容易容易。終情着軌道的，不單是人，還有行李，於是長長的行列，在夜半了，駐脚在這，也給旅客們以快慰，因爲知道期待中的火車不久就可以到了。

蘇德得一聲驚呼，這回是真正的聲音，西家的列車忽然已到了面前而且停止。車上沒有一點亮光。車上的人都有驚慌失措，只覺昏天黑地。車上沒聲沒響，也是先要上去的，也是行李和人有人不斷地喊着：「不要打手電！」這回手電仍舊先依然斜斜地閃。人們此時似乎只有一個念頭：怎麼趕先拿自己的身家性命行李找個地方躲得可怕。的更驚慌得已發忘。手電光照見每一棚窗內都裝了密密的鐵柵，行李人從這裏望下去，包裏這一晚上手電光也照見幾乎所有的車門全被背背大鐵的柵，掙扎着要上去或下來的——像蜘蛛一樣的旅客封鎖住了。手電雖然大膽地使用着，但沒找到意思的「逃路」結果是實行「燈火管制」。一味摸黑「仰攻」。說是「仰」攻，並不誇張，因為車何目的「踏脚」最低一級也闊地有三尺多。

人們會想不過，女人和小孩子如何能上車。但事實上人們覺得自己確實已在車中的時候便看見前後左右已有不少的婦孺。

黑茫茫中也不知車裏擁擠到怎樣程度。只知道一件你已經不能動；你要是一伸脚，碰着的不是行李便是人。

兩三位穿便表的，有一聲「諸葛燈」，擠到車門口，大聲叫道：「行李不能放在走路口！這是誰的不行，不能擋住了走路！」行李們的主人也許就在旁邊，只是裝傻不理。

「不行！擋住了走路，回頭東洋飛機來轟炸，這一車的人還跑得了麼？」便表們嚴重地警告了。

行李們的主人依然不理，但是「非主人們」可着急了，有四五個聲音同時喊道：「誰的東西沒有主兒的麼，扔下車去！」這比較機噐的襲擊，在行李的主人看來，更多些可能怪，於是他也慌了，趕快「自首」把自己的舒服的坐位讓給他的行李。（然而開車以後，因為暗中好行車，這些行李仍然蹲佔在走路上了。）

便衣們這樣靠着「羣衆」的幫助，一路開關過去。羣衆從便衣的暗示，紛紛議論着敵機襲擊的危險，車廂裏滾動着嘈雜的人聲，列車却在這時悄悄地開動。

有一個角上，吵鬧得特別有條理，似乎丟失了什麼小物件，（因為失主們老是說口袋裏都摸過了，沒有。）同伴的三四位在互相抱怨，誰也不肯負責任，都是女人的口音。一根火柴被擦亮了，這不伏氣的三四位打算在地下找尋。

「誰在那裏點火？你不要命！」有人這樣喊。

火也隨即滅了，大概那根火柴已經燒盡。但立即第二根火柴又被擦亮，並且接着就是光芒四射的燈火；原來那三四位女客想得周到，還帶着洋燭，此時就公然使用，抗議的聲浪從四面八方起來了，但勇敢的她們付之不聞。

這真是太「嚴重」了。車裏談着開天的人們都停止了談話，瞌睡的人們也陸續驚醒，——人們的眼光都射在那有燭光的一角，擺動着的燭光這時也移到座位底下去了，隱約看見三四個女人的身

子都彎背要向地下尋找。同時，也已經有人擠過行李和人的障礙，到了她們的面前。燭光突然滅了，附帶着劇烈的呼吸：

「誰麼？不許點火再點，叫憲兵來抓！」

「可是我們丟了東西……」女人的口音，是淮海一路。

「等天亮了再找！」

這應該可以是「結論」了，然而不然。三四個女人的口音合力爭辯她們必須趕快找，並且屢次說「找東西，又不犯法。」這時又有一人擠到他們面前來了，用了比較和緩的口氣，這人說：「可是你們點火，就犯了法。你們看車裏不是沒有電燈麼？這不是鐵路上要省錢，爲的是防空，——知道麼？」

她們不知道。她們來自上海租界的工廠，從來不知道什麼防空。但她們知道已經動了衆怒，只好悶着一肚子的疑問等候「天亮。」

列車已經通過了兩個小站，都是悄悄地開進站裏，沒叫一聲。都只停了不多幾分鐘。站上只開着一兩盞燈。車窗外昏暗中，頂着盤子的小販，慢聲叫賣着「丁蹄，蹄筋。」

這以後就到了一個氣象森然的大站，這就是嘉興。

從外揚游起，就看見引進車站的一串電桿，上路燈瑩然放射光明；燈影下每隔十多步，有一個橫槍在肩頭的士兵。月臺上，雖非「照耀如同白晝」却也開着不少的電燈。幾條車道全給佔住，只留中

間一車道，有一輛機關車去了又來，噉噉噉噉喘氣，像一個忙碌的傳令兵。列車們，連上海來的也在內，都黑黝黝地依次靠著，等候放行。

機關車第二次去了又來，挨著那曾經發生過「防空問題」的一節車；機關車上的獨眼發怒似的直瞧住這一節車，照得車裏雪亮。似乎這給了那三四位女客一個暗示。她們覺得這是她們及早找到失物的機會，而且也許她們作過這樣的推理：「既然車外可以有那麼多的燈火，爲什麼車裏不能呢？」——於是她們勇敢地再拿出她們的法寶，自備的洋燭來了。

這一次，車裏沒有人抗議，熒熒的燭光移上移下，搖搖然似乎表示得意。另外有人也擦著火柴抽煙了，煙圈兒在車外射來的光波中輕盈飄浮。但在女客們的洋燭尚未盡其使命以前，車窗外又來了命令的聲音：

「不許點燈！不懂規矩！」

「懂的。可是，一會兒就完……」

「不行，不行！」不止一個聲音了，並且用木棒什麼的敲着板窗。於是在噉噉不平聲中，洋燭光終於熄滅。

緊挨在右側的那輛機關車突然叫一聲，又開走了；客車裏重複只能看見人身的輪廓，但是隨即有一道強光從後面斜射而來，隨即聽得有隆隆的聲音，一長列的車子緩緩駛過，把車站方面來的燈

光全都遮斷。偶爾有一二處漏明，一閃即過，不知道那夾在大批鐵閘車中間的一二輛客車裏有人沒有。

「軍火車已經讓過了，我們這列車也該開了罷。」有人打着呵欠說。

「車頭還沒有來呢！」另一個回答。

這時，停在最左邊一條車道上的一列車也開走了，但跟着就有短短的一列來補缺。

旅客中間有過「非常時期」的旅行經驗的，說在某站上，「特別快車」曾經等候至三小時之久，畢竟「等來了炸彈。」

「呵！那麼我們已經等候了多少時候呢？」就有人這樣問，希望所得的回答是「尚未太久。」

但是沒有人能容正確地答案。誰也弄不清列車是幾時到站的，忽聽聽得遠遠來了「嗚」的一聲，大家都嚇了一跳，以為是「炸彈」。有過經驗的幾位就想尋門而走。然而這時列車忽又也像吃驚似的渾身一抖。「炸彈來了！」竟有人這樣大聲疾呼。昏暗的車廂裏不再能維持秩序。可是又看見月臺和路燈都在移走。原來剛才車身那一震是列車接上了「車頭」，現在車已開走。

蘇嘉路貫過了泥杭京滬兩線的蘇嘉路在負荷「非常時期」的使命。行車「柯柯柯」地前進。車頭上那盞大燈不放光明，只在司機室的旁邊閃亮了一盞小燈，遠望如一顆大星。原野一望皆黑而無際，但伴着列車一路的，却有一條銀灰色的帶子，這便是運河。而這善良的運河不幸成了敵機覓尋

蘇嘉路最好的標幟。

夜已過半，人們在顛簸中打瞌睡。有時恍惚覺得列車漸漸慢下來，終於停止，於是又恍惚聽到隆隆聲自遠而近，猛然驚醒了，閉着耳朵，知道是候讓來車，俄而一長列飛也似的擦過。

車又開了，人們又沉沉睡去，即使並未入睡的人們也是昏昏地什麼思想感覺都沒有。

窗外是一片昏黑，原野也在沉淪。一片昏黑中，只有偶然游泳的二三極細的火星；這也許是流螢，但也許是車頭煙向裏噴出來的火星。

突然列車慢下來了，在半路裏停止。

誰也不知道車已停止，待到發見了車已停止時，渴睡的旅客們都振作精神來研究這原因。側耳聽，什麼異樣的響聲都沒有。人探身窗外張望，昏黑一片中什麼都沒有，但是則面遠處却有一兩點光，打暗號似的忽暗忽明。

有人說這是某某車站。

那麼列車爲什麼不進站去？又是讓兵車麼？

沒有人給你回答，也無處去問。

帶洋燭的三四位忽然又要活動。一根火柴擦亮了。

「不許點火，誰誰！」

意外地，車窗外立即來了這樣嚴厲的呵叱聲。皮靴鏗鏘的聲音很快地跑到那幾位女客所在的窗前。人們才知道車外守的有路警或憲兵。

「小便急了，怎麼辦呢？」窗口的女客的聲音。

「小便也不許！小便要緊，性命要緊！」

窗外來的斷然的命令。

旅客們議論起來了。悲觀者舉出許多理由證明這半路停車一定是有警報；樂觀者却也舉出許多理由證明這是等讓兵車。

議論沒有結果，車却開動了。這回却一上來就是快車，沒叫一聲就通過了那車站。站上沒點燈，只有站長儼然挺立在月臺上，右臂手伸，手裏有一盞綠燈，離他不遠，平行綫的，又有一個荷槍肅立的路警。

這以後，魚肚白漸漸泛出在天空。

追記一頁

八月十二那天，中國大軍已經開到上海郊外；五十多小時內，京滬、滬杭兩路幾乎是完全供給軍運的。十二一早，江灣區的幾個大學校倉皇搬移「校產」。牠們應當再早一點搬的，可是據說因為在租界這一時找不到房子。

上海戰爭一定要爆發，到這時已經沒有疑問了。

我住的地方是滬西越界築路地段，離開有中國警察站崗的地方不過「百步之遠」；里門以內就是「中國管」，只里門前那一條柏油路的「警權」是屬於租界的，——這是上海一般越界築路地段的通常的情形，但我住的這一段所不同者就是離開完完全全的中國地界太近，望也望得見，因此有人以為這雖在滬西，可是「危險性」不亞於北區的越界築路地段。十二那天，聞北和虹口區能搬走的人家都已搬了，這就輪到我住的這一帶居民搬家了。先是更西更北些的人家搬，立刻就同傳染病似的蔓延到我所住的那個「村」了。「村」是小「村」，二十多戶，第一個搬的，記得是搬來不滿兩月的一對年青摩登夫婦，——好像有一架自備汽車；他們是很「徹底的搬」，即從此一去不回。其餘人家，大都把表箱之類寄出去，人呢，晚上也許不在「家」。

我那時正想把行放在開明書局總廠裏的中西書信搬回家來。開明總廠在虹口區，上海開戰，必無倖免之理。但是十二那天我並沒搬出一則缺乏交通工具，一二千本書倘裝大木箱也不過四五箱，每人力車並不能負荷，何況加人力車也不容易雇到，二馬搬了來也沒地方放，三則好像那天很，無暇去問總廠那些書裝箱。

十三日上午先是得到銀行停業二天的消息，其次便是閩北已經開火，雖然只是步哨衝突的性質，又次是國民政府已經封鎖了長江和黃浦，大家都知道大時代來了，這次跟「一二八」完全不

同了！
這天上午，楊樹浦及虹口的幾條馬路還可以通行，中國廠家幾乎雇盡了上海市的卡車在搬運貨物，到了大夜間我幾聲探問我的書來，這天上午也就不去想牠了。這天大概在馬路上的馬路很多罷，我要探一探北四川路到底還剩多少中國居民，但在海寧路口被阻止了，看見良友公司正在搬運貨物，下午同一個孩子在滬西英物生路一帶的日本紗廠區域走，看見租界商團和水兵正在架設軍用電話，——這條路也是越界築的，覺得很奇怪，日本紗廠門口還有日本陸戰隊就在勞勃生路上聽見第一次的砲聲呀，「喜砲」響了，時間是午後四點多罷。

那天晚上，我住的那個「村」裏有點冷清清。幾個朋友到我家裏來閒談。我說，住下去罷，老母早在內地老家，自己只有四個人，孩子大了，到緊急時候拔腳便可以走，更多的書已經在火線內了，身邊

這一小部分隨牠去罷。我們開了無線電聽「戰報」。

十四上午有一個聚會，未終席即得我空軍轟炸出雲網的消息，而且遠遠地傳來密密的高射砲聲音。在菜館的露臺上看見一架一隊的飛機朝東北去，「哈，這是我們的空軍！」

到外灘去看時，約莫是兩點鐘。外白渡橋這時暫時「開放」，救濟楊樹浦區及虹口區老百姓出來的卡車潮水似的過來。卡車上全插了小白旗，上書某某同鄉會或某某慈善機關。外灘到處坐滿了難民。匯豐銀行門前那兩個銅獅子上也坐了人，到現在還是印象非常鮮明的是一輛難民車駛過橋來時，車上人山的尖兒是一個六七歲的小孩子，地位正中，天真地笑着。

(八月七日)

